

中小学教师眼中的未来学校是什么样?

——基于江浙沪四所学校的未来工作坊调研

朱园园¹, 戴孟², 卜玉华²

(1.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1;

2.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上海 200062)

[摘要] 作为未来学校建设的行动主体,教师眼中的未来学校仍有待探明。为此,文章结合未来学场景法和 OECD 的未来学校要素分析框架,通过未来工作坊对江浙沪四所学校教师进行调研。结果发现:对于未来学校场景,教师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是局部而非整体根本性变化;最期待多维融通和师生幸福成长的学校;最不希望被技术和经济裹挟而失去学校教育本质;最不相信会发生“去学校化”。在要素维度上,教师总体持现实主义倾向,认为除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外,未来学校的核心要素变化不大。在归因或判断依据上,教师持常人方法论取向,主要根据所处复杂实践系统中的局部因素、场景条件等进行判断。对此,未来学校的建设既要看到教师判断的合理性,也要看到教师在未來学校建设中未来主义愿景、理想与动力的缺乏。

[关键词] 中小学教师;未来学校;未来工作坊;未来学校场景;要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朱园园(1990—),女,安徽淮北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师教育研究。E-mail: zhuyy19@163.com。

一、问题的提出

未来学校是最近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的热门话题,政策界和学界对未来学校进行了诸多探讨,其中,未来新型教师是未来学校建设的关键要素与讨论热点。对此,《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指出,教师要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提升自身素养能力,以胜任未来教育教学工作^[1-2];学界则认为数字化时代需要重新定位教师角色^[3],教师不仅是思想开放和具有批判性的专业人士,还要成为学习的促进者、认知脚手架的建构者等,帮助学习者对新资源、新知识的质量和有效性做出判断。但这些论述多是从技术层面揭示“未来教育中教师需要

做什么”,却未充分探明“教师如何理解未来教育和未来学校”。教师作为能动主体,有自己的判断力和思考力。如果教师与政策决策者和理论研究者没有达成共识,再多的政策要求和愿景构想也难以转化为现实。由此,本研究结合未来学场景法和 OECD 的未来学校要素分析框架,通过未来工作坊对江浙沪四所学校的教师进行调研,试图探明教师眼中的未来学校是什么样的。在此基础上,为我国未来学校建设提供一定借鉴与启示。

二、分析框架

把握未来学校的发展需要两个维度:一个是未来的可能性维度。对此,国际未来学者通常从四种可能性进行判断。研究者在把握教师眼中的未来学校时,首先需要从可能性维度进行把握,以判断教师的未来

学校观。另一个是内容性维度。这是呈现学校要素与特殊性的维度,只有进入这一维度,才能够具体得知对象内部的复杂细节与关系。

(一) 维度一: 未来学校的可能场景

未来研究场景法(Scenarios of Future Study)是当前国际未来学研究领域采用的重要方法之一。这一方法的优势是能够对未来样态提供整体性图景,以连贯、系统、全面而合理的方式将所有复杂元素整合在一起,并突出不同趋势与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4]。未来学研究者通常从四类渐进变化的场景勾勒未来的可能性场景^[5]:(1)维持现状(No Change)的场景,即使外部世界发生变化,但出于改变的代价太大或能力不足,决策者仍决定维持现状;(2) 边际变化的场景(Marginal Change),即世界持续变化,但可能受到政治限制或变革的挑战,只有少数政策被成功实施而塑造了未来;(3)适应变化的场景(Adaptive Change),即外部世界继续变化,而决策者成功地适应了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此时政策是适应性的,并在需要时实施;(4)激进未来的场景(Radical Future),在激进的情况下,决策者引领方向并有意塑造未来,旧规则将被整体重塑。本研究便以这四种未来场景作为第一维度的分析框架,探讨教师眼中的哪一种未来学校场景最有可能发生。

(二) 维度二: 未来学校发展的要素分析

在未来学校要素样态方面,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未来学校核心要素出发,以4个基本要素和12个指标构成的学校发展连续统作为教师分析未来学校场景的工具^[6](见表1)。为更直观地反映教师的倾向性,本研究在连续统中标注了七个均匀的刻度指标。

表1 未来学校发展的基本要素与指标

基本要素	指标
目标与功能	集体取向—个体取向
	正规教育取向—非正规教育取向
	关注全面目标—关注局部教育目标
组织与结构	标准化—个性化取向
	国家课程—校本课程
	个体化学习—班级授课制取向
教学样态	职业标准化—个性化取向
	课堂教学取向—泛在学习取向
	同质化取向—多样化取向
地方治理与学校政策	政府导向—社会和市场导向
	集权化取向—分权式取向
	权威取向—包容取向

以上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基于此,本研究从横向和纵向了解教师眼中学校的现状与未来,分析影响教师判断的关键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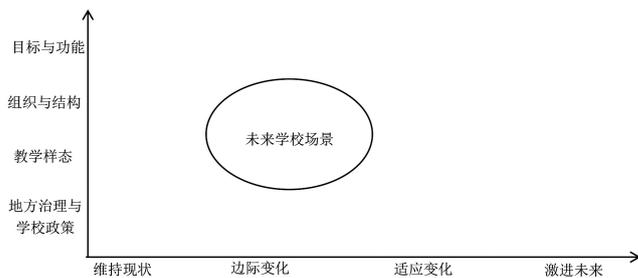


图1 未来学校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中的“教师”指学校教育中进行教学实践的所有教育者,包括学校的校长、中层干部和普通教师。在未来学校发展中,他们既是行动者,也是思考者。本研究选取了位于江浙沪的四所学校,其典型性体现于:(1)所处地域。学校均处于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教育理念开放多元,且创新意识强。四所学校均致力于打造符合未来教育需求的新型学校,且具备一定的数字化基础。学校中的教师对未来学校体验较深,且善于描述场景。(2)学校类型。四所学校办学性质多样且覆盖基础教育全学段,包括强调综合教育、小初高一体化的上海国际学校SD校,初高中一贯制的上海公办外国语学校GQ校,江苏一所关注公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幼小初高一体化的国际双语学校XH校,浙江未来学校建设项目的示范公办小学CH校。

表2 四所学校工作坊调研情况

学校	参与人员	参与人数	调研次数
上海SD学校	高校研究人员(教师6人,研究生10人) 学校管理层(校长1人,中层干部7人) 普通教师(33人)	57人	2次
上海GQ学校	高校研究人员(教师4人,研究生7人) 学校管理层(校长1人,中层干部7人) 普通教师(22人)	41人	2次
江苏XH学校	高校研究人员(教师4人,研究生10人) 学校管理层(校长和中层干部共6人) 普通教师(22人)	42人	2次
浙江CH学校	高校研究人员(教师5人,研究生6人) 教育局及学校所在街道行政人员(2人) 学校管理层(校长和中层干部2人) 普通教师(18人)	33人	3次
总计		173人	9次

参与工作坊的主体包括国内三所高校(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江南大学)的研究人员,学校领导、中层干部、普通教师,当地教育局行政官员、街道办事处

相关人员等。每次被平均分为4~5组,每个小组确保有1~2名研究人员,研究人员一般不参与组内讨论,只把控讨论时间,或辅助完成组内讨论,记录讨论过程。此外,为避免权威人士干扰普通教师的真实表达,高校研究人员、校领导、教育局与街道办事处人员被单独分组。每所学校调研时间、调研次数、参与人员情况见表2。

(二)未来工作坊的开展

未来工作坊是促进多类参与者共享未来愿景的方法,目的是鼓励社会各群体或被忽视的主体对未来产生兴趣并采取行动^[7]。该方法由工作坊参与者的创造力所驱动,强调参与者的平等地位,弱化参与者的社会、政治等背景和角色^[8]。

工作坊开始前,研究者会告知参与者基本原则,如“每个人都很重要”“所有言说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一切都要被写下来或可视化”等。工作坊开始后,研究者从现实性、可能性、应然性三个方面设置若干开放式问题供参与者自由讨论,包括:你认为当前学校是什么样,你认为15至30年后学校有可能是什么样,你期待/不期待15至30年后的学校是什么样,你认为影响学校未来发展的因素或趋势是什么?通过头脑风暴、排序、思维导图、场景描绘、个人或小组汇报、拼贴画和绘画等方式鼓励参与者分享和表达意见、想法及建议。针对教师的描绘阐释,研究者会即时增补问题,例如:为什么这么认为,请具体描述等。

(三)资料收集与处理

工作坊开展时,研究者通过录音、录像、拍照等方式记录和保存资料(如文字资料、绘图资料、田野笔记、照片等),之后再行梳理与资料分析。资料分析有两种方式:(1)对质性资料进行原始编码,研究者围绕工作坊设计的四个主题(影响学校发展的趋势、当前学校的现状、最可能的未来学校愿景和期望的未来学校愿景)对教师描述进行编码;(2)对未来学校愿景进行社会(Society)、技术(Technology)、经济(Economy)、生态(Ecology)、政治(Politics)、价值观(Value)和法律(Law)的STEEPVL因素分析^[9],探究教师依据哪些因素做出判断。

四、研究结果

(一)教师眼中的四种未来学校场景

研究发现(如图2所示),教师普遍认为,“在当下的变革情境中,未来学校不可能维持现状,变化趋势必然存在”,仅有一组教师认为未来学校场景可能是“维持现状”(6人,占比5%);大多数教师认为,最可

能发生的是“边际变化”(73人,占比60%)的未来学校场景;对于“适应变化”的未来学校场景,教师有积极(15%)和消极(12%)两种取向;有8%的教师认为,未来学校会走向“激进未来”,但是他们并不希望看到这类场景。因为教师对“维持现状”的未来学校场景几乎没有展开讨论,所以我们将重点呈现教师所描绘的“边际变化”“适应变化”(积极和消极)和“激进未来”的未来学校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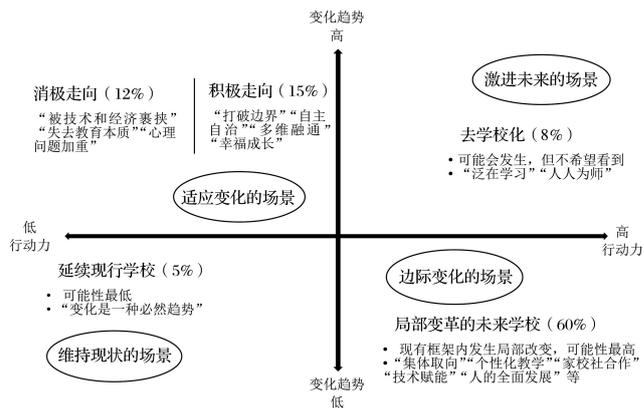


图2 教师眼中的四种未来学校场景

1. 最可能发生的场景:边际变化和局部变革的未来学校

教师眼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场景是边际变化的未来学校。不同于学界从技术或社会发展角度乐观预判未来,大多数教师持保守看法,认为未来学校在政策和手段的推动下,会发生局部改变,而非整体变革。对此类未来学校场景的具体描述有:“总体上(学校)生活是周而复始的,就是学校老样子的延续。我们不觉得体系、结构、组织会有特别大的变化,是在(现在)这个基础上调整优化,不会超越最开始的想法。”“我们更觉得(未来学校)会从现有条件出发,寻求一条‘简短而有效’的变化路径,比如学校适合信息化,那就多一点空中课堂、资源整合、智慧课堂……努力往某个方向走,少一些‘折腾’”。

2. 最希望发生的场景:适应性发展和“幸福”导向的未来学校

教师眼中最希望发生的未来学校是能够适应变化、积极发展的未来学校。这一场景较符合学界对未来学校的主流预测,即随着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学习型社会的到来,学校会打破原有边界,在组织形态上更开放融通,如社区学习中心^[10]、“人工智能+教育”^[11]、智慧教育^[12]等。但较之决策者和研究者,教师更加关注主体的成长需求,更具学生立场,他们希望建立的是基于“幸福理念”的未来学校,希望未来学校能够具有“自主、流动、空间弹性和人与人之间的

伙伴性”，具有“新生的特质，是一种流态式的发展”。SD 学校的教师这样描绘他们所乐见的未来学校场景：“我们希望未来学校是一个智慧和人文并存的学校。智慧的学校不仅仅是有人工智能，更要把人工智能和我们的人文情怀、我们的温情、我们的自然，所有的全部都结合起来，这样一个未来学校，那么师生生活于此，会非常幸福，非常舒服，不焦躁，不焦虑。”

3. 最不希望发生的场景：被技术和经济掌控的未来学校

教师眼中最不希望发生的未来学校场景是被技术、经济等其他外部逻辑切割的学校。他们认为，如果未来学校被技术和经济裹挟就可能失去教育本质。GQ 学校的教师这样描绘此类未来学校场景：“未来学校的硬件会越来越好，但不能忽视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信息化越发达，带来的问题也越多。另外，我们觉得人口整体下降，还有经济趋势，这肯定会影响国家政策，也会给学校的发展带来波动，学校（间）竞争肯定会更大。”该场景描绘出教师眼中学校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一方面是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给学校教育带来的“隐患”，如引发师生心理健康问题、教师知识权威下降、对技术的过度依赖等。他们对“技术替代”的可能性表现出一定的担忧：“重要的不是我们今天拿到了多少技术，外在多么华丽，重要的是我们学生的学习样态、学习效果是否得到了提升，（有没有）真正吸引到学生。”教室里信息化屏幕、电子媒介似乎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冲淡了他们的关注度”。还有教师更直指学生的心理问题较过去更为突出，原因是“电子媒介、手机、软件对学生意志的消磨，一些不好的风气愈演愈烈”。另一方面是全球经济衰退对未来学校教育的影响。经济下行、出生率降低，势必会影响未来学校的生源，生源降低引发的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是教师的另一个担忧。

4. 最不可能的场景：学校的彻底消失

教师认为最不可能发生的是未来学校的消失。CH 学校的教师这样描述：“如果学校消失了，我们这些人去哪里？我们肯定不希望学校收缩或者消失，而且学校也注定不会消失。比如说去社区开展教育，老师很乐意做一些志愿帮扶工作。但这个只能是学校教育的一个补充，不能说学生以后不去学校，只去社区、社会，就能获得很好的教育。因为社区、社会中的教育，无论是师资力量、场景基础还是教育模式，都是不够专业和完善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学校老师是做‘人’的工作的，是直接面对学生的，这个工作不是纯知识性的。你可以自己看书、自己学习，但如果没

有一个体系化、制度化的学校系统，没有一直长期了解学生情况的、固定的、负责的老师，学生是没办法‘成人’的。”针对学界提出的“泛化学习”“去学校化”等可能的未来学校场景，教师虽然承认这种发展的可能性，但内心比较排斥，他们依旧强调正规教育存在的必要性。

（二）教师眼中最有可能的未来学校的具体要素样态

基于未来学校发展的基本要素（见表 1），针对教师眼中最有可能的未来学校场景（边际变化和局部变革的未来学校），研究者请教师从不同维度对未来学校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共搜集到七组数据，通过对七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绘制出教师眼中最有可能的未来学校发展样态（如图 3 所示）。在集体—个人、正式教育—非正式教育等 12 个指标的张力连续统上，每一条连续统都标注了 7 个赋分值，代表从传统“工厂型”学校到未来激进型学校的跃迁，4 为中立值。每条连续统上的 7 个黑点分别代表七组教师的赋分情况，如有多组教师数据选择了同一赋分，则将黑点纵向度累积以体现数据的聚集性。

1. 未来学校的目标与功能定位

对此，教师的判断比较保守，赋分多集中于 1~3 区间（比例为 2/3），非常认可以学校为主的正规教育和关注全面的教育目标。具体表现为：在“集体—个人”连续统上，有四组数据集中赋分为 3，他们大多是公立学校的教师和国际学校的领导层，认为“学校有很长久的、集体的传统”，这种传统未来短时间内不会改变。而少数国际学校的教师选择 5 或 6 的赋分，认为“类似于国际学校这种更关注个人、关注个体发展需求的个人取向会在未来成为大势所趋”。在“正式教育—非正式教育”连续统上，数据集中于 1~3 区间。大部分教师选择偏向正式教育，只是偏向程度有区别。公立学校的教师偏向正式教育程度较高，认为“未来学校依旧会延续目前以正式教育为主的样态”。在“关注全面目标—关注局部教育目标”连续统上，赋分同样集中在 1~3 区间。大多数教师认为，未来学校会关注全面教育目标，以区别于关注局部教育目标的传统型学校。有教师认为：“五育融合、五育并举就是全面目标的体现，只讲成绩是不可能的。”但国际学校的外教认为，中国教师所理解的全面教育本质上仍是局部教育，因为“最后依然会走向考试”，而不是“国际视野下的终身教育”。

2. 未来学校的组织与结构样态

在此维度上，教师在 5~7 区间赋分较多（比例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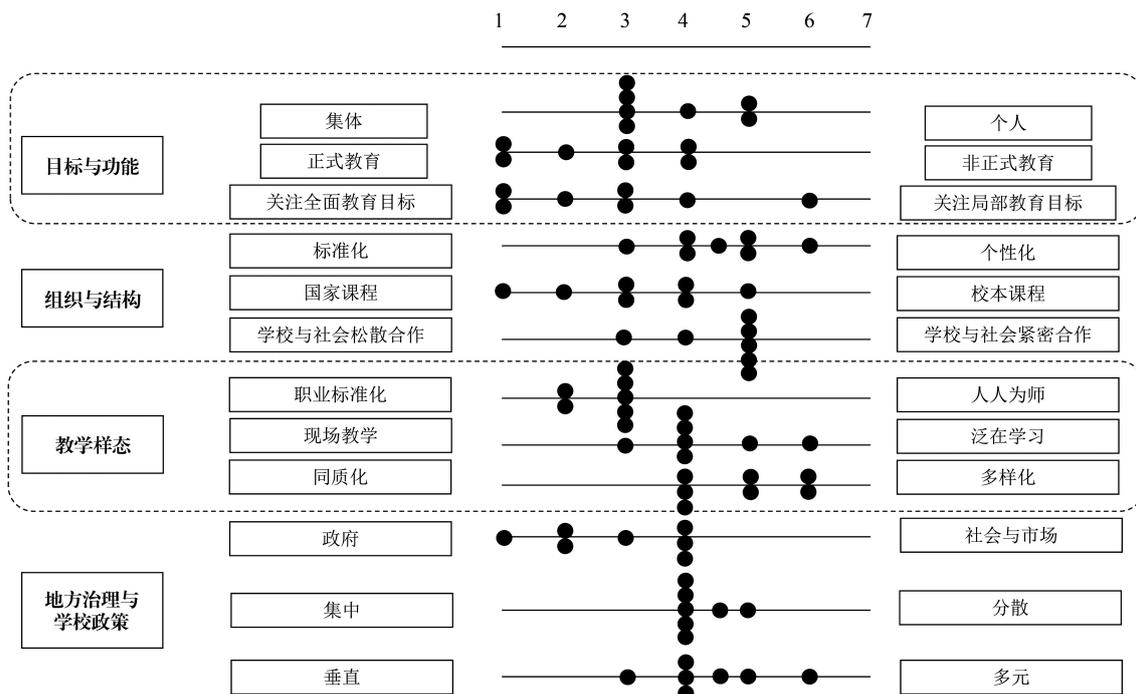


图3 教师认为未来学校各要素最有可能的发展样态

10/21)。教师认为未来学校教育评价方式将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学校与社会的合作关系将更为紧密,但国家课程仍将处于主导地位。具体表现为:在“标准化—个性化”连续统上,多数教师相信班级教学的组织形式会逐步走向个性化教学。有些国际学校教师指出,目前学校已处于“标准化与个性化共存的阶段”,“走班式教学在我们学校很常见,甚至主课也可以走班,同学可以依靠我们的信息化平台自由选择授课老师、授课内容”。在“国家课程—校本课程”连续统上,教师偏向于国家课程。多数教师的赋分在1~3区间,尤其是公立学校教师,他们认为,“这并不与‘个性化取向’矛盾,只要有应试,国家课程就依旧是主流,其余的(校本课程)只能作为‘餐后点心’”。少数私立学校的教师略偏向于校本课程取向,因为国际学校没有应试压力,校本课程是国际学校的优势之一。在“学校与社会松散合作—学校与社会紧密合作”连续统上,有五组赋分为5,教师普遍选择了“学校与社会紧密合作”,观点比较统一。

3. 未来学校的教学样态

对于未来学校教学样态的发展,教师呈中立取向,赋分为4的比例最高(比例为10/21),他们认为,教师专业化要求会越来越高,不可能人人为师;教学会更注重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但现场教学仍然是主导形式。具体表现为:在“职业标准化—人人为师”连续统上,教师几乎全部倾向于“职业标准化”,赋分集中于2和3。有教师坦言,“如果‘人人为师’了,那

还要我们干什么?”然而个别校领导和外教对“人人为师”的理解不同,某副校长认为,“人人为师就是人人都可以参与教育,而不是(课堂)教学才算教育”。外教则认为,“我在课堂里经常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成为别人的老师,我觉得人人为师没什么不好的”。在“现场教学—泛在学习”连续统上,教师倾向于中立,有五组数据赋分在3~4区间。有些教师认为,随着互联网教育、教育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泛在学习会高速发展起来,“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这不可想象,而我们现在开始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搭建网络平台,进行线上学习和反馈”。但部分教师对此心存疑虑,“学校未来可能会这样发展,但我并不完全认同线上教学,我们线下教学都特别辛苦,线上就更难关注到每个学生的状态了……”在“同质化—多样化”连续统上,大部分教师认为,未来学校的教学样态偏向于多样化,数据赋分集中在4、5和6。具体来看,教学活动会更尊重学生个体发展的多样性,教学方式也会向多样化取向发展。

4. 地方治理与学校政策

对此,教师判断总体呈中立取向,赋分为4居多(比例为11/21)。他们认为,未来学校仍主要受政府主导,但办学主体可能会更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在“政府—社会和市场”连续统上,教师的选择大多是中立偏传统,赋分集中在1~4区间。大部分教师认为,学校会受到政府、社会、市场三个主体的共同作用。有教师总结,“学校的发展并不是由政府或是社会、市场一方

单独决定的,学校的发展既要符合政府的导向,又要兼顾社会和市场发展的需要”。在“集中管理—分散管理”连续统上,五组数据赋分为4,教师大多持中立态度,但存在一定观点分歧:校领导认为,目前学校管理偏分散,会走向更集中;但中层领导与基层教师普遍认为目前学校管理偏集中,乐意看到学校未来走向更分散的管理。在“垂直治理—多元治理”连续统上,六组赋分集中于4~6区间,总体来看,中立略偏向多元。但讨论过程中,不同身份教师之间的观点差异很大。可以说,这是争议最大的子维度。有校长直言:“我们四位管理层(一组),四个人意见千差万别,有觉得已经‘垂直’得受不了的,认为会继续‘垂直’下去的,也有认为会‘多元’的,而且我们互相都说服不了对方,这很少见。”

总体上,较之政策界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教师对未来学校场景中要素发展的判断具有明显的“中庸”取向,赋分集中于3~5区间(占比为78%)。多数教师认为,未来学校绝大部分要素变化不大,仅在学校与社会关系、学生多样化发展两个维度上变化较明显。教师未来观相对保守,从图3可以看出,有多组教师选择分值1,却没有教师选择分值7。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1. 教师们的未来学校观

在建构未来学校场景时,教师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是边际变化的、局部变革的未来学校;最期待的是在人文艺术、社会社区、自然生活等多个维度融通的、能够让师生幸福成长的未来学校;最不希望出现的是被技术、经济等其他外部逻辑切割的、失去教育本质的未来学校;最不可能发生的是未来学校的消失。在要素维度上,教师对未来学校进行分析时呈现两大特点:第一,总体上持现实主义倾向,认为未来学校在培养目标、功能、课程形态、教学形态、教师专业发展等核心要素上变化不会太大;第二,认为未来学校最大的变化在于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和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这与政策界和学术界从智能技术发展趋势所判断出的,未来学校在课程形态、教学方式、教师类型、学习方式等方面发生的激进变化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两个维度的判断基本相互呼应与印证。

2. 教师们的判断依据与归因

总体上,教师们的判断依据与归因具有常人方法论取向,即他们并不是依据学术界和政策界所热议的工业4.0、生态文明、气候变化、3D打印等宏观影响因

素进行判断,而是根据其所处的复杂实践系统中的局部因素、场景条件等进行判断。结合STEEPVL因素分析,教师判断的依据主要有:国家政策、人口发展趋势、经济发展、教师老龄化、教师社会地位问题等相对具体、中观和微观的因素;在因素影响力排序上,他们认为政策因素的影响要大于技术因素,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的影响持平。

教师对政策的了解情况与认可程度高,说明学校在教师日常培训和政策精神的传达上比较到位,也说明未来学校/未来教育方面的政策实施阻力较小。但是教师对学术界和政策界热议的宏观影响因素思考较少,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教师对未来学校的认知具有经验取向和政策取向,学术界的思考较难通达一线教师。同时也可能说明教师更能深度感知教育实践境域的复杂性,从而更倾向于保守的未来观。

(二)启示

根据调研,教师眼中的未来学校与政策界和学界所描绘的未来学校愿景存在一定距离。而且,不同于未来学校研究中呈现出的模糊教师形象、“教”的退隐、“学”的强化等取向^[13],教师更加强调教育中师生的共生共长和学校教育的不可替代性。这反映了:一方面,教师作为教育实践的主体,他们具有更强的学生立场,更了解学生的发展特点与实际状况;另一方面,教育背景的复杂性也在倒逼教师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与作用。对此,我们需要意识到:

1. 未来学校要持续关怀人的心灵和主体状态,教师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教育要促进人内在的自我建构,就其本质而言,应该帮助人们发展最好的自我。“创造人的精神生命”^[14]就是教师职业价值所在。学生成长既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的依据,未来学校研究也要以此为基点,在规律性与目的性相统一的意义上探索未来学校发展样态^[15],才不至于使我们所描述的未来学校脱离学校现实和学生成长的规律。也就是说,未来学校在技术的赋能下,更需要持续关怀人的心灵和主体状态,而教师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是任何先进的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这种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体现在多方面:首先,技术赋能改变了原有的师生关系结构,使得原来的人类教师和学生结成的双主体关系,转向更为开放的人类教师、机器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三主体关系^[16],但无法改变师生之间原初的非对称性伦理结构,以及教师对学生所负有的“为他”责任。作为教育者,教师“参与到教育关系中,就隐含着对某物(或某人)负有我们

并不知道和不能知道的责任”^[17]。与父母的主体性体现于对子女的责任相似,教师的主体性由其对学生的责任构成。这种责任是一种无限的自觉责任,使教师变得具有人性。其次,技术于教师而言,本质上是一种“代具”,能够承担教师部分烦琐的工作,如批改作业、获取教育资源等,使教师从机械性、重复性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但无法替代教师在教育情境中进行价值判断,如对某个非预设教育时机的捕捉,对学生已知与未知、能与不能之间教育可能性的判断等。这需要教师全身心的关注(Mindfulness)^[18],发挥其教育智慧(教学机智),这是技术所无法完成的。

2. 未来学校建设要进一步激发教师的未来主义愿景、理想与动力

教师对未来学校发展的现实主义判断与归因方式,也让我们看到未来学校建设中培养未来新型教师的着力点,并非当前普遍认为的政策引导和信息技术技能培训,最为关键的是作为未来学校发展中关键行动者的教师是否具有未来性的眼光与追求,是否具备求变、求新的意识与勇气,这是未来学校美好愿景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对此,一方面,教师要具备转化学习(Transformative Learning)能力。这种学习将自我反思融入学习过程,让学习者反思自己的经验、理解、价值观、行为和态度,并鼓励学习者对其内化的思想和传统进行批判性评估^[19]。另一方面,教师需具有未来素养(Future Literacy)。未来素养是一种技能,“让

人们更好地理解未来在其所见所闻中所发挥的作用”^[20],有未来素养的人的关键特征是有意识地使用“未来”,因此,有能力根据他们在现在采取行动的具体目标选择不同的预期假设。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教师需要做的不是让自己和学生为其他地方设计的未来做好准备,而是让自己和学生有能力批判性地审视别人向他们“兜售”的关于未来的设想,并培养参与未来、创造未来的关键能力。

六、结 语

本研究对江浙沪四所学校的教师群体进行了未来学校工作坊调研,结合未来学校场景和要素指标对教师眼中的未来学校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反思当前未来学校的研究与发展,为未来学校的研究补充教师的“声音”与独特视角。但是本研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本研究样本范围较小,不能完全代表我国教师的发展状况;在分析对象上,本文将学校各类教师主体,如校长、中层干部、普通教师等进行了整体分析,以后还需进行分类型分析。事实上,岗位和角色的不同势必影响教师对未来学校的具体判断,教师群体内部在视角、依据等方面存在差异性。此外,本次工作坊调研中借助学校发展的重要维度及指标,明确了教师眼中未来学校发展的趋势,有助于项目组在具体维度与细节上开展分析,但如何让教师在未来学校场景描述中更具开放性和丰富性,仍需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EB/OL].(2018-01-20)[2024-04-10].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1/31/content_5262659.htm.
- [2] 教育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 [EB/OL].(2018-08-08)[2024-04-10].http://wap.moe.gov.cn/srscite/A10/s7034/201808/t20180815_345323.html.
- [3] 郭绍青,林丰民,于青青,等.数字化赋能教师专业发展实践探索[J].电化教育研究,2023,44(7):96-106.
- [4] COATES J F. Scenario planning[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00, 65(1):115-123.
- [5] 戴孟,于金申,戴逸帆,卜玉华.运用未来学方法探索中国未来学校的实践研究——以“未来学校研究”项目组的工作坊学习实践为例[J].基础教育,2022,19(4):84-99.
- [6] OECD. Back to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four OECD scenarios for schooling[R]. Paris:OECD Publishing, 2020:8.
- [7] TROXLER P, KUHNT B. Future workshops: the unthinkable and how to make it happen [C]// KAZI A S, WOHLFART L, WOLF P. Hands-on knowledge co-creation and sharing: practical methods & techniques. Stuttgart:KnowledgeBoard, 2007:483-495.
- [8] VIDAL R. The future workshop: democratic problem solving[J]. Economic analysis working papers, 2006,5(4):21-43.
- [9] BARTOSIEICZ A, SZTERLIK P. The STEEPVL and scenario analy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Poland[J].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22:1-26.
- [10] World Economic Forum. Schools of the future; defining new models of education for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EB/OL].(2020-02-22)[2024-02-05].<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schools-of-the-future-defining-new-models-of-education-for-the-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

- [11] 朱珂,张斌辉,宋晔.技术生态位视阈下“人工智能+教育”的融合逻辑与模型构建[J].电化教育研究,2023,44(1):13-19.
- [12] 余胜泉,刘恩睿.智慧教育转型与变革[J].电化教育研究,2022,43(1):16-23,62.
- [13] 孙元涛.“未来学校”研究的共识、分歧与潜在风险[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5-14.
- [14] 叶澜,王柵.教师发展:在成己成人中创造教育新世界——专访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J].教师教育学报,2021,8(3):1-11.
- [15] 卜玉华.探讨未来学校建设要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J].人民教育,2022(6):24-28.
- [16] 林德全.三主体师生关系引论[J].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3,6(5):103-114.
- [17] 格特·比斯塔.重新发现教学[M].赵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 [18] 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 教育智慧的意蕴[M].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 [19] LIU K. Critical reflection as a framework for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in teacher education[J]. Educational review, 2015,67(2):135-157.
- [20] UNESCO. Futures literacy[EB/OL].(2022-11-05)[2024-02-05]. <https://en.unesco.org/futuresliteracy/about>.

What Are the Future Schools in the Ey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Based on Four Schools' Future Workshop Research

ZHU Yuanyuan¹, DAI Meng², BU Yuhua²

(1.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2.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future school construction, the future school in the eyes of teachers remains to be explored. To this end, the paper combines the futurology scenario method and the future school element analysis framework of OECD to investigate teachers in four schools in Jiangsu, Zhejiang and Shanghai through the future workshop. The study finds that for the future school scenario, teachers believe that local changes rather than overall fundamental changes are most likely to occur; they look forward to a school with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and happy growth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y do not expect to lose the essence of school education because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 they do not believe in "de-schooling". In terms of the elements, teachers are generally realistic, believing that there would be little change in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future school, except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and society and meeting the diverse development needs of students. In terms of attribution or basis of judgment, teachers adhere to the methodology of common people and make judgments mainly according to local factors and scene conditions in the complex practice system they are in. In this regard, it is important to concern both the rationality of teachers' judgments and their lack of futuristic visions, ideals, and motiv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schools.

[Keyword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Future Schools; Future Workshop; Future School Scenarios; Factor Analysis